

紫藤萝文学书系

龙鼎梦

楚仙著

——
柳似伊人



中国书籍出版社

紫藤萝文学书系

龙鼎梦

姜仙著

——柳似伊人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龙鼎梦：柳似伊人 / 菱仙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068-3146-8

I. ①龙… II. ①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473号

策划编辑 / 安玉霞

责任编辑 / 安玉霞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展 华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 张 / 8.5

字 数 / 216千字

版 次 /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68-3146-8

定 价 / 27.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卷：缘定今生沉浮未料 1

- (一) 情缘难觅流年空 1
- (二) 彼年豆蔻未了悟 8
- (三) 柳叶无情却有情 13
- (四) 婉转孽缘万事新 16
- (五) 妙韵香消可忘怀 20
- (六) 红尘自有今生缘 24
- (七) 伴身畔妒妇有怨 26
- (八) 嬉笑宫闱姐妹情 31
- (九) 苦衷难言错爱殇 33
- (十) 智惩恶妇得特赦 36
- (十一) 恩怨签文缘难料 39

第二卷 落花情深岂料风云 47

- (十二) 少女身陷离恨门 47
- (十三) 欲逃未果终得救 53
- (十四) 细作叹恨爱意凝 58
- (十五) 丝巾纸漏显心计 68
- (十六) 出气密会各有志 76
- (十七) 花揭旧事殇离别 84

(十八) 尘缘如泪迹难寻	87
(十九) 流落韶花盼月明	92
(二十) 烟花无奈缘难断	97
(二十一) 波折一遭终重圆	103
(二十二) 离恨往事揭恨源	106
(二十三) 屋漏偏逢连夜雨	111
(二十四) 桧潇身世失复得	116
(二十五) 民心所向喜气洋	123
(二十六) 破镜重圆冰释嫌	128
(二十七) 无力回天愿化星	134
(二十八) 流言纷飞阴计至	140

第三卷 芳迹天涯尘缘如泪

(二十九) 零落芳迹情难断	147
(三十) 桧潜月影真相浮	154
(三十一) 水乡邂逅无意绪	158
(三十二) 猖獗离恨显刻毒	162
(三十三) 雪漫龙鼎情意深	166
(三十四) 离恨仇怨布密网	172
(三十五) 换子成龙五味杂	179
(三十六) 擒拿细作清白还	183
(三十七) 龙鼎离恨各筹计	189
(三十八) 罪女诈死潜离京	193
(三十九) 心悦情迷入浅阳	197
(四十) 千方百计月下归	201

第四卷 风云诡谲相逢有期

(四十一) 几度重逢旖旎情	208
---------------------	-----

（四十二）和亲酆麓前缘了	212
（四十三）玉殒因爱醉清风	218
（四十四）归总坛双喜临门	223
（四十五）祈天蝶舞叹离恨	227
（四十六）箭在弦上夏意冷	231
（四十七）嗔痴恨怨皆为苦	234
（四十八）生死茫茫弓弦满	241
（四十九）仙影烈逝城欲摧	248
（五十）有情人终成眷属	252
番外一：月上弓弦满	258
番外二：蝶梦绕流年	263
后 记	268



第一卷：缘定今生沉浮未料

(一) 情缘难觅流年空

黄昏时分。夕阳欲下未下，躲在山的一旁兀自展露妖艳的紫红，天边尽染。在它照射下的这片土地被人们布置得井然有序，良田美舍，城市乡村，各有千秋，一派鼎盛之势。在这片国土最高的山——铜素山上，一个黑衣人背对着绝艳的夕阳，望着这大好江山，嘴边勾起一丝冷厉的笑意。这是个中年男子。在他闪烁不定的眸光中，透着浓浓的杀意……“龙鼎？呵呵，江山易主，只在五年之间！”

百年以前。

沙场，一片萧杀。龙鼎王朝的开国皇帝御彻与前朝诸侯关易知统领部队，激战正酣。大旗飞舞，刀光剑影，多少英雄，魂断夜光杯中！风卷尘生，最终也在刹那间消逝，再不返还……御彻高站城墙，微微眯眼看着挥舞兵器的关易知，嘴边的笑似是无奈，也似嘲笑，更夹杂了几分世事沧桑。御彻的部队早已占了上风，关易知那边，只余不到一百人了。御彻的眼中满是王者之傲：“关易知，这一切，差不多该结束了吧。”淡淡一语，弯弓一箭。自此，整片大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龙鼎！

百年后，当年的壮烈厮杀早已不再，留下的却惟有关家的深深遗恨。离恨门，这个众人皆知的造反门派，近十几年间忽然愈发壮大。龙鼎的皇族也是武林世家，自有一套炉火纯青的功夫，故虽不怕他，却总有很大的顾忌。铲除离恨门，已成了龙鼎朝廷的当务之急。

宫殿深处的树林里，一只手轻轻按了一下墙边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太子，这边。”一道隐蔽的石门被打开，身着淡青长袍的十七八岁少年微微颌首。他身后另一明黄服色的冷峻少年面无表情地跟随他走进地道。昏暗的地道里虽然有些阴冷，但总体环境仍是干净清爽的，符合当朝太子御臻的做事风格。

“到了。”青袍少年箫致源侧身让到一旁，请御臻进入石门。阴暗的环境使人平添压抑。

“啊——！”一声惨叫传来，御臻和箫致源加快了脚步。只见一个大汉表情狰狞，挥舞着手中鞭子，骂着：“废物！”想来适才那声惨叫就是这被骂的孩子发出的了。御臻冷冷淡淡道：“住手！”大汉一愣，直至对上他冰冷的目光，才反应过来，忙一脸慌张地向他请安。御臻挥手道：“我叫你们训练这些孩子，不是叫你们虐待他们的。”话声不高，却蕴含威严。那大汉一改刚才的凶神恶煞，反倒是一副害怕的样子，连连称是。也是，除了箫致源，还没有人不怕这位总是冰冰冷冷的太子殿下。御臻转身走开，箫致源走到那大汉身边道：“你可记住了太子的话！”

暗室里跪了一地的人。御臻随意一眼扫过去，却看到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女孩清秀得很，看着让人舒服，但还未至倾国倾城，只是一双眼睛盈盈生光，眼神里却全是楚楚可怜的哀求。御臻只觉得心里一震，低下眼帘又看到她一双小手白嫩可爱，忽然心生不忍。他挪开视线，对箫致源道：“把那个女孩带到我那里去。”箫致源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目光在那女孩身上顿了一下，眼神与那女孩的美眸相对，心里莫名地震荡起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了上来。直过了一会才回过神来，赶忙应了一声，心里却暗暗称奇。

祯垣殿。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赵紫凝。”正是刚才那个女孩，这时换了身干净衣服，倒是又美了些，星眸闪闪，天真烂漫，娇美可爱。

“你是怎么进宫来的？”

“奴婢小时候是被爹娘收养的，奴婢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后来……”说到这里她忽然有些哽咽，强忍回去后继续道，

“后来奴婢的爹娘被离恨门……杀害了。奴婢是在流落街头的时候被带进宫中的。”

离恨门。这三个字再次重重敲打着御臻的心。多刻骨的仇恨。御臻定了定神，淡淡道：“那你以后就在这里做宫女吧。”

“谢殿下。”赵紫凝叩头道。

赵紫凝的悟性很高。她本就有武功基础，才在暗室里待了没多久，武功就已经大有长进。加上之后御臻也让她继续练习，她的武功已能在皇宫中排上位次。尤其是轻功，这个豆蔻少女显得颇有天赋，身形优美，翩若飞燕的身姿堪称出神入化。

“紫凝，你读过书么？”与赵紫凝同屋住，出落得小家碧玉的宫女闫筱柔问道。这个女孩比赵紫凝大了几岁，性格温和，进宫没多久便和赵紫凝做了好朋友。赵紫凝笑笑，“我是识字的，不过，却不像大家闺秀那般琴棋书画都精通。”“哦……紫凝你别谦虚了，大概你是个才女吧？”“没有，多谢姐姐看得起我。”赵紫凝依然娇俏地笑。也不知怎的，她的笑容总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甚至是有些心醉。她的眼睛，也总是超出她这副容颜的美丽。

贞垣殿。

御臻坐在金色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奏折。赵紫凝站在一边研墨，眼神却也落在奏折上。御臻抬起头发现她在看自己手中的奏折，不着痕迹地用衣袖遮住她视线，问道：“紫凝，你识字？”赵紫凝被他吓了一跳，低头答道：“是，奴婢的爹娘是书香门第出身。”“哦。”御臻淡淡地应了一声，又想起一事，便问：“那你对离恨门怎么看？”赵紫凝一听到这三个字，便把头低得更低，似乎是要藏住即将掉出的眼泪。“奴婢自己就是在几年前那场离恨门挑起的战争中与家人失散的，后来爹娘收养了奴婢，可是最后还是被离恨门所害。离恨门理应被朝廷除掉！奴婢也想亲自去除掉他们……”她柔弱的声音透出了一丝坚定。御臻有些欣赏地多看了她一眼，毕竟不是所有被离恨门害得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人都有这样的气魄。

夜幕降临，宫殿不再如白天阳光照耀下时散出刺眼的华丽，而是在柔和的月光下多了些包容、内敛的华贵气质。赵紫凝从殿中走出，向自己的住处走去。半路上，她似乎听到一个房间里有

些异样，那个房间平时空着的，今天怎么隐有灯光？她有些好奇地走过去。她不太害怕宫里的种种规矩，只是在御臻面前千依百顺，因为她觉得是他把她从那个恐怖的暗室救出来的。也不知怎么，从她的心里，对这个皇宫有些亲近之感，也不觉得怎么拘束。所以当下，她便无所顾忌地推开了门。

“你是……？”屋里跪着两个宫女，见到有人来，都露出警惕的神情。赵紫凝微感奇怪，温和地道：“我是经过这里的，你们……”其中一个宫女敛不去神色间的恐慌，声音微颤地说道：“我们是被罚到这里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到了……”“小桃！”另一个宫女慌张地出声打断。赵紫凝心道，不过是说到了些什么，怎么会受罚呢？看样子她们很虚弱，大概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赵紫凝干脆不管不顾地道：“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说完转身跑出。小桃见她跑开，立刻把门复还原状。

御膳房。

“高师傅，给我弄点吃的吧。”赵紫凝微笑道。

“紫凝姑娘啊。好，等一下，马上给你！”御厨高师傅慈和地答应。赵紫凝的人缘很好，任谁看到她眼里的笑意都会心生爱怜。

赵紫凝捧着她的“夜宵”往那间屋子走去。她却沒有注意到身后墙角处的身影。

“你们吃吧。”

“姑娘，你给我们吃东西，你不怕……太子罚你吗？”两个宫女迟疑地问。

太子？赵紫凝心中更加奇怪。看来这宫里的确有着她并不了解的禁忌。

祯垣殿。

“太子，刚才有一个小宫女进了您关那两个宫女的屋子，看背影，像是……紫凝姑娘。”

御臻站起来，走出宫殿。神情中有几乎察觉不到的怒气和一丝丝的纠结。

赵紫凝无邪纯真的笑容让两个宫女开始相信，这个女孩是善良的。她们接过赵紫凝手里冒着热气的美食，无所顾忌地大吃起

来。看来她们是真的饿了很久，那点东西很快就被消灭光了。

“嘭！”门被撞开。几个侍卫迅速站到门边，接着是一脸冷然的御臻走进屋中。他步子并不快，甚至仍如往常一般淡淡，只是莫名的冷意毫无征兆地袭来。赵紫凝一惊，抬眼一看，快速挡到两个宫女身前，跪下去小声道：“殿下……”

“你在这里做什么？”压抑而冰冷的声音。

“殿下，奴婢想替她们求个恩典！她们只是说错了话，罪不至此！”赵紫凝声音很小，但语气坚定。

这话一出口，御臻身边的太监便立刻尖声斥道：“你懂什么！还不快快领罪？！”赵紫凝却反而抬起头，目光凌厉地看回那个太监。太监叫道：“你这丫头太不懂规矩！你这是找死！”这时，御臻却突然挥手制止他，冷冷问道：“紫凝，你在这里都做了什么？”“奴婢……给她们吃了些东西……”她并不扯谎，却因为他冰冷的目光而不敢看他，又把头低下。看到她有些倔强又有些怯懦的样子，御臻忽然又心生怜惜。虽然她说的话绝对是宫中最大的禁忌，但是她清澈如一泓清泉的眼神足以令人信任。而回顾往昔这许多年，他对自己的做法产生了犹豫。“把她们放了吧，只警告不要再犯便是。”“太子……”“不必多言。”“是。”“紫凝，跟我回去。”“是。”赵紫凝站起来，心里有些忐忑地跟着他。看他的样子，自己似乎真的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她不知道自己会承担怎样的后果。

祯垣殿。

“凝儿，你知道她们是说错了什么话么？”声音依旧冰冷，赵紫凝却察觉到他话中称谓的变化。心里一阵温暖，又有些惊诧，不禁抬头看他的神色。如坊间一直传说的那样，眼前的太子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可是他通常表现出来的冷峻，又让人感到距离、感到畏惧。

过了一会儿，赵紫凝才回过神，看到他似有责怪之意的表情，吓得立刻低头道：“奴婢不知道。”

御臻闻言，缓缓呼出一口气，竟似放下一桩心事。

“凝儿，在宫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有些事不能随便去做，知道么？”

“是，多谢殿下教诲，奴婢知道了。”赵紫凝有些紧张地答道。御臻深深吸了一口气：“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赵紫凝几乎有些不敢相信他竟然放过了自己，赶忙道：“是。”快步走出宫殿。

望着她背影远去，御臻有些迷茫地叹了口气。不知为何，自己竟然狠不下心去惩罚她，看到她就总是有一种怜惜的感觉……也不知为何，她一个小小的宫女，竟然能让他产生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而她，也是唯一敢顶撞他的宫女……也许……有什么已经注定……也许……是我们都想错了吧。是我在岁月中埋葬了自己的心吗？

宫女住处。

“筱柔姐姐，我……想问个问题……”赵紫凝实在不太明白这宫中隐藏的禁忌，想着筱柔在宫里的年头长，又是自己的好姐妹，于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嗯？什么问题？”闫筱柔微笑道。赵紫凝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问道：“宫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么？”闫筱柔吃了一惊，急忙走到门前查看，确定没有人听到之后才转回身一脸紧张地道：“你问什么不好？要问这个。唉……这说来也话长了。不过，紫凝妹妹，在宫里，最好还是知道的少一点好啊。”赵紫凝心里又是一惊，知道厉害的同时却还是想知道，于是求道：“好姐姐，就告诉我吧，紫凝不会说出去的！”闫筱柔笑了笑，道：“好好好，算我怕了你。好吧，我跟你说了，可当真不要说出去。”她顿了顿，神秘地道，“大概十好几年前了，筠妃娘娘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封号是……棣潇公主，她生来就如仙子下凡一般，皮肤雪白如凝脂，容貌美极，绝对是天下第一的美人胚子。更神奇的是，她会在自己经过的地方留下一些似玉片又似花瓣的东西，芳香四溢的。以前她在的时候，很受宠爱，别看太子殿下如今对谁都是冷冰冰的，他从前对棣潇公主可好呢，只可惜，在她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皇上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罚她和筠妃娘娘在外面跪，妹妹啊，你说她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受得了呢？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回事。”赵紫凝心中一窒，却不敢表现出来，只是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猜测着后面，“然后呢？”闫筱柔似是颇为唏嘘，叹了口气然后续道：“然后，正好就是那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离恨门的人闯入了宫中，

根潇公主，就不知所踪了……所以皇上很后悔，就严令禁止宫中所有人再说起根潇公主。如果有再提到的人，诺，就是像今天你刚才看到的那两个人了。唉，也是啊，从那以后，我们这些宫人也再没见过筠妃娘娘和太子殿下开心的样子了。”赵紫凝心里大惊，没想到皇家还有这种事情。“哦。是这样啊……咦？姐姐，你怎么知道我才……”“刚才如风过来跟我说的，我还很是担心呢！”“哦……那……谢谢姐姐！这个送给姐姐！”说着赵紫凝从头上拔下一枚金钗，笑着递给闫筱柔。“这怎么好意思呢？不过是几句话而已。”“好姐姐，你就收下吧！”“好吧。”

寒冬来临，皇宫银装素裹，肃穆雅致。龙鼎又迎来一个宁静的冬日。田地里覆上了厚厚的白雪，似乎预兆着来年的丰收。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快！快！！传太医！！！”“快去叫娘娘！”“是！”皇宫的宁静被杂乱的人声忽然打破，一阵混乱。皇帝无力地倒在龙床上，眼睛紧闭。不一会儿，筠妃，也就是御臻的生母柳兰君匆匆赶来，一脸泪水地扑倒在床前：“皇上！”一众宫女太监忙个不停，这时，太医也一路小跑跑进暖阁。

祔垣殿。

“太子殿下，不好了！皇上他……”一个侍卫焦急地向御臻禀报。

御臻立刻站了起来，冲出殿去，直奔皇帝的暖阁。赵紫凝和闫筱柔连忙跟了上去。

御臻赶到的时候，皇帝已醒了过来，并且屏退了左右，只留了筠妃和御臻。“臻儿，朕……恐怕是要走了，这江山就交给你了，记住，对离恨门不能蛮干，首先要让百姓过好……兰君……朕……对不起仙儿……”说到这里，径自倒了下去，缓缓闭上了眼睛。“皇上！”“父皇！”“快来人！”

“回娘娘，回太子，皇上……归天了，请节哀！”太医战战兢兢地说完这句话，却不敢起身。“下去吧。”筠妃疲惫地挥挥手，悲伤，逆流成河。“母妃，您还好么？”御臻小心地问。父皇的死，对这个王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离恨门势必会更加嚣张，而自己，却将扛起帝国的重任！

筠妃轻声道：“我没事。只是……你父皇走了……”说到这里似乎又要淌下泪来，“臻儿，我也知道，现在形势严峻……你不要辜负你父皇的一片心血……龙鼎要靠你了……”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辛酸的难言之隐尽在其中，御臻自然明白个中道理，压住心中波涛翻腾，点头道：“母妃放心，这些事你不用操心的！”但其实，他心中也极是忐忑，不知道这看似风调雨顺的龙鼎王朝在前路上还会遇到怎样的波折。筠妃点了点头，又深深凝望她的夫君，接着站起身来，刚欲走出，却忽然一阵晕眩，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御臻忙站起来扶住母亲，唤道：“母妃！——来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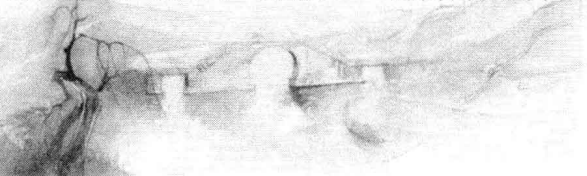
琉璃宫。（筠妃寝宫）

筠妃醒转过来，望望自己这富丽的宫殿，忽然心生无力。她缓缓起身，坐在铜镜前，端详自己的容颜：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依旧秀丽白皙的面容，只是换上了更平静、更叹惋的神情。她想着，这一天终究还是到了。自己即将“荣升”为太后，却是以失去亲人换来的。原来皇家，竟是这般充满了奢华的荒唐。蓦地，她又想起了皇帝临去前最后一句话：兰君……仙儿……仙儿……几年没有再想到了，可是现在，这个埋藏在柳兰君心中的伤口被无情地揭开，原来遗忘并没能治愈，而是当尘埃拂起时，更加刻骨！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受伤的，同时，也有成功、有欣慰。但是，她还必须掩盖这伤口，至少是暂时淡忘。尘缘难测，冥冥注定。“仙儿，是娘对不起你……”她随着泪水喃喃低语。

（二）彼年豆蔻未了悟

离恨门总坛。

关存中端坐在那把掌门交椅上，俯视着众门人。那把椅子造型奇特，由一种色泽黑沉的罕见材料制成，条条弯棒如虬枝盘结，如群蛇交缠，暗沉而危险的气息展露无遗。关存中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狗皇帝，这一天终是到了！”一众门人立刻纷纷随声附和：“是啊！”“我们离恨门该出人头地了！”“嘻



嘻！看老子不去杀他几个皇室成员！”“呸！还皇室呢……”关存中猛地一拍椅子把手，喝道：“静一静！估计下一个皇帝就是御臻那小子，不过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黄口小儿而已！我们离恨门要准备夺他江山了！当年这江山，本不该属于他们！！那是我们的！！！”“对！离恨英雄，我主江山！”大厅内一时充满了这口号声的回音，绕梁不绝。关存中满意地笑笑，逐渐，脸上溢满了狠毒和决绝。

“掌门人，冰玉堂主她……”离恨门天王之一雷铭犹豫着问出这句话，目光却躲躲闪闪。他也是离恨门中的一个厉害角色，三十岁出头，身材人高马大，武功自也不弱，却对这掌门人畏惧得很。

“提她作甚！我已说过，她要想向离恨门谢罪，必须立一大功方可回来！”关存中有些愤怒，眼光中却闪过一丝犹豫。

“可她毕竟是您的女儿……”雷铭声音更小。

“别再说了！”关存中狠狠瞪了他一眼，话语有些无情。

关存中被这两句话弄得有些颓丧。他缓缓步入自己的家。是的，自己的女儿……他反复地想着，有三年没见到她了，这件事，是不是我做错了……

三年前。离恨门监牢。

两个着黑衣的离恨门人正押着一个少年进入监牢。那少年却不像是个寻常的犯人，尽管被押着的姿势甚是狼狈，但是他一身月白长袍却一尘不染，也正如他的表情，正气凛然，临危不惧。这的确是一个英俊的少年，虽然年纪还不大，只有十四五岁左右，身材颇长。很显然是经过了打斗，头发显得有些凌乱，几绺黑发沾着染红的不知是汗水还是血水贴在脸上，衬得本就俊秀的脸愈加苍白，只是嘴角弯起一个弧度，带着讽刺的笑。

那少年被带进了阴暗潮湿的监狱中，两个黑衣人粗暴地道：“进去！哼！一会掌门人亲自来问你！”少年无所谓地笑了一下，道：“好啊，也让我见识见识大名鼎鼎的离恨门掌门人！”说罢便挣开两人束缚，走进监牢中。刚才的那场打斗的确太激烈了，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被离恨门的人盯上了，还布置了如此多的人来抓自己，难道自己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秘密？他苦笑

一下，低头查看自己的伤处。毕竟他年纪还小，又加上寡不敌众，此时几乎遍体鳞伤，只是还靠着意志强装无事。

过了一会，关存中在黑衣人的带领下缓缓踱了进来。“哈哈，小子，知道离恨门的厉害了吧？”关存中一脸狂妄地道。少年不以为意，讽刺道：“你派那么多人，也不怕江湖上人笑话！”关存中没有想到他一个小孩子竟有如此气场和胆量，不禁语气上又加了一份强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少年一字一顿：“箫——致——源。”关存中愣了一瞬，语气继而又是一变，“哼，被我抓到了你，总要让你知道我离恨门的厉害！父债子还！”关存中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度阴狠。见箫致源仍是一脸不以为然的冷笑，关存中怒极反笑：“哈哈！我告诉你，现在我让你为我们离恨门办一件事，你要是不配合，就杀了你，你要是配合，日后……倒可少跟你算半笔帐！”箫致源想也不想便道：“我不会帮你。”关存中痞笑道：“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箫致源冷笑道：“想必是让我去杀一个人了。”“不错！你为什么不去？我是可以立刻杀了你的。”“因为，他是我敬爱的人，是我的兄弟！”“哈哈哈哈哈！还挺讲义气的……”关存中鄙夷地看着他，眼神里似乎失去了理智。“这样吧，再给你两天时间考虑，你若不答应，到时杀你不迟！”关存中说完拂袖而去，两个门人急忙跟上。箫致源没再吭声，只是冷笑着注视他的背影。他几乎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去做。

关府。

“听说爹爹又抓了个跟朝廷有关的人？”一个只十余岁，却长得颇为妩媚的女孩对丫鬟说道。“没错，小姐。据说，那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呢。”丫鬟答道。这女孩便是关存中的女儿，离恨门冰玉堂主，关彩罍。“哦？是这样啊……那爹爹抓他干嘛？”关彩罍挑了挑眉，又问。“小姐，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要叫他做什么事吧。”“哦。”关彩罍状似随意地应了一声，心里却忽然好奇起来。

傍晚时分，关彩罍从家中溜了出来。她年纪不大，还不太懂江湖恩怨，平日也只听离恨门中人辱骂朝廷，便也认为朝廷都是坏人。此时她却忽然对“来自朝廷的犯人”很感兴趣，却又怕关

存中不让她去监牢，于是才只身一人从家中溜出来。因为时常跟随关存中来到离恨门总坛，所以关彩馨对这里的地形颇为熟悉，她用练得小有成效的轻功径直来到监牢门前。门口两个黑衣人见是掌门人的女儿，便觉得不好阻拦，犹犹豫豫地道：“小姐，这是牢房禁地，您……”关彩馨眼珠一转，微笑道：“没事的，爹爹同意我来这里的，绝不会降罪于你们，两位大哥，就让我进去吧！”两侍卫对视一眼，还是恭敬地道：“那……请进吧。”关彩馨心中一喜，旋即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地看着两边牢房。看到第二间她便有些觉得犯人污秽的样子不堪入目，于是对门口黑衣人说：“喂，你们知不知道，哪个是我爹刚抓来的朝廷的犯人？”不想黑衣人还没有回话，她便先听到了一个慢悠悠的声音：“谁是你这的犯人啊？”正是箫致源。关彩馨猛然回头，刹那便只觉得呼吸和心跳都失去了节拍，脸上也烧了起来。眼前的少年，即使衣上身上都沾了血迹，却仍掩不住那绝世的俊美和高雅的气质。他，似乎太完美了，尽管，他此时是懒洋洋坐在地上挂着一丝冷笑的样子。她避开他的眼神，强自定定神，嗔道：“当然是你了！”箫致源毕竟年纪还小，沉不住气，这时便有些生气地道：“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冰玉堂主原以为“坏人”都应该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可是看到箫致源面貌儒雅英俊，身子也算单薄，还满身是伤，怎么也不像是坏人，心里先就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原先的想法已经动摇。这时再看他生气争辩的神色，却突然觉得他可爱起来。她生性活泼善良，本来也不谙世事，没有什么仇恨，于是走到铁栏前蹲下身悄声道：“哎，我看你也不像坏人，你想不想出去？”箫致源没有想到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不禁仔细打量起她来。从她纯真的眼神中他似乎读到了一些真实，一些纯善。少年觉得生命的希望重新点燃了自己的心。“你有什么办法？”“……你等着……”

冥冥自有天注定，佳期未晚，尘缘却误……锦瑟华年谁与度？道是春风暖，未曾便相知。

关彩馨匆匆赶回家中。她知道，父亲一般会把总坛各处的钥匙一起放在书房的一个夹层里。这还是有一次她淘气乱翻书架时无意发现的。她也不知为什么，看到箫致源的那一刻她便觉得心